

續修岢嵐州志總目

原叙 修志姓氏 圖考

卷之一

疆輿志

星野 建置 沿革 疆域

卷之二

形勝志

山川 名勝 景略 古蹟 陵墓 城池
街衢 關鎮 市集 都鄙

卷之三

衙署志

公署

倉儲

驛鋪

坊表

學校

義學

文場

學田

卷之四

祀典志

廟祠

寺觀

卷之五

武設志

田賦 戶口 驛站

卷之六

職官志

監司 知州 學正 吏目

卷之七

兵防志

兵制 汛防 營官

卷之八

選舉志

甲科 鄉科 拔貢 歲貢 武甲科 武

鄉科 援例 雜職 官廕 貤封

卷之九

人物志

鄉賢 孝義 節婦 隱逸 僑寓 方技

卷之十

風土志

民風 禮儀 歲時 土產 祥異

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頌表傳記碑序文

卷之十二

藝文志下

詩詞歌賦

岢嵐州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袁志序云藝文之載於李彙者殊未厭人意但舊志旣濛滅無稽勝國以來垂百餘年詩歌古文詞又莫得而述焉茲編止仍原鈔芟其太甚故陳言之務去而未能也近所屬入詩十之七文半之牆羅未廣不無遺珠匆匆投劄非余志矣

頌

宋劉适
刺史

連理頌
并序

成周之世有異畝同穎之禾西漢之興得衆枝
內附之木經史具載號爲殊祥皆所以明至德
之應也政和三年冬十月适受命剖符獲守茲
土羣承聖化吏奉法民樂耕盜息訟稀風雨時
若途謠里諺莫不歌詠太平之美顧才術何所
施但躬行不擾而已越明年春莫衆木方華有
杏連理見於西圃一本並柯中分上合直幹如
矢漚葉如蓋華如紅雲實如翠旒蓋蒼然特異
矣仰惟聖后臨御天下鴻德休明動植涵濡珍

符異貺比比以見乃者洛浮蟾枝湖貢神器石
呈堯瑞圭顯禹功龍輿瑪瑙大和水晶南雄之
精麻城之鶴鄭山之茵石城之芝凡郡邑之獻
於大廷者歲臻月益至若秘殿瓊苑祥應殊常
連理七木相繼發見紅渠並秀碧丹交舒竹生
黃蓋槐敷異枝凡此不可勝紀嗚呼盛矣惟茲
遠邦與承帝力斯木之出彰我皇仁非休明盛
世烏睹此祥瑞哉适承乏以來雖民醕事簡愧
不敏無能闡颺靈應姑援筆書之以紀歲月云

爾

表

郭元帥墓表

元馮

辰

奉訓大夫

故都元帥郭公諱周字彥成世爲崑崙人廼祖
廼父隱德服穡不營仕進公資幹魁梧沈毅多
謀才兼數輩威而不怒仁而有勇官中多其能
補義勇軍萬戶發號施令罔或不臧一切規爲
悅可衆心於是譽望翕然歸之厥後歲稔不登
人尠宿蓄向隅擾擾都无固志公乃開發廩儲

多方賑貸且部署衆卒分汛戍守無或疎虞朝廷聞而嘉之擢以不次之用超授本州防禦使賜金牌充宣差提控越己卯復授鎮國上將軍鎮遠節度使兼嵐州管內觀察使河東北路關外六州都元帥懸帶虎頭金牌便宜行事居數載舉錯咸當法令不撓稼穡有豐穰之慶邊陲無風鶴之驚部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無何寢疾彌留竟命不融戊子八月沐浴冠帶端坐而逝嗚呼公生爲名臣沒爲明神豈與夫高

門大第聯車駟馬身沒之後寂寂無聞者同日
語哉

永城令王公墓表

明

孫紹祖

代州人
太史

正德六年十月流賊攻永城知縣王鼎死之時
鼎之拜永城也流賊方熾知必不免置妻子於
別所於是飭兵儲餉勵士繕城協寮敕屬以示
必守縣東白洋河頗深廣有船往來者戒勿渡
時賊魁趙風子邢老虎率衆至河船家如戒弗
渡越數日有持牒者押徒犯十許人皆桎梏瘠

垢曰速掉船來是所執鄉道賊寄永城監耳舟
子渡之既渡卽脫五木殺諸船者擁二萬人猝
抵城下知縣驚曰事急矣偕主簿曲啟訓導王
景賢號招城中人無老少皆令乘城約曰啟守
西門景賢北門失門者斬我守東南門失則斬
我東南門當賊故知縣身先之知縣善射連射
仆十餘人日暮報曲啟遁賊破西門入矣知縣
趨下署滿衙皆賊知縣持長戟手刃數賊衆縛
之曰贈我金不然且殺女知縣怒詈曰逆賊

朝廷何負於女乃敢爾我恨不殺若輩食爾肉
寢爾皮安得金匱爾邪賊怒以鎗刺之至死罵
不絕口賊曰真山西人大掠而去知縣死年四
十三歲矣柩歸尚嵐葬焉河南守臣上其事贈
光祿寺丞廕子爲國子生嗚呼使曲啟不遯西
門不失城不破令不死未可知也其年五臺王
源死蜀澤州段豸死棗強潞安王佐死西平渾
源張汝舟死大成子叔孫璽死畧陽國家養士
百餘年茲固其效與胡獨吾晉人多耶世爵祿

受上賞比比皆是胡捐軀死義皆書生耶意者
晉人風土醕厚資賦剛強於理固然歟當其視
事而置妻子已堅必死之志及城破不屈視死
如歸子長所謂知死非難處死難者以今觀於
公又何難焉

傳

岳高泣先生傳

楊丕烈

學博

先生諱士望高泣其字也世築岢之鎮西衛厥
祖諱景者起明經倅濮州數傳而逮橘泉公應

元精岐黃家言活人無算橘泉生北莊公欽卽
先生父也配高宜人舉三丈夫子而公長感異
夢以生髻鬣卽善屬文弱冠餼於庠雅嗜秦漢
古文辭每試輒嵬然高等顧數奇十上棘闈不
售鄉先生李文虎大叅奇其才延於家賓禮之
俾授諸子經而嵐縣進士邸其昌則公門下士
也萬厯辛酉用拔貢起家常州府別駕亡何丁
太夫人艱宦囊如洗不克歸上官捐麥舟贈之
然後扶襯以西服闋補山東登州府政聲籍甚

會攝萊陽縣事邑人陸大行重獄須訊陸擁貲
鉅萬賂豪有力者關白居閒竿牘至公不啟火
之卒論如法未幾復視棲霞篆巨寇劉思水者
嘯聚如千人爲民患公下車踰月卽授方略禽
斬之地方以甯兩院多其能薦剡交屬秩滿以
覃恩贈兩大人如其官而公尋陟陝西延安郡
丞駐節靖邊屬歲祲鬻粥哺饑民全活甚衆居
有頃流寇雲擾厥渠沈一元更跳梁名城婁墮
糾黨數千人蟻屯靖邊城下環而攻者七晝夜

中有賊首茹城名靖人也陰結故交爲內授衆
情洶洶慮變生肘腋且不測公授兵登陴部署
嚴整不予寇以隙孤城危而復安比賊解圍逸
公簡壯士乘間擊之斬俘若干級時制臺洪公
填全秦嘉乃績錫良馬白金以勞之方倚公爲
長城而公則宦情獨冷已決意爲解組計矣於
是奏記乞骸骨父老攀卧留之不能得

至今懷之不忘公歸卽徜徉

里門日與故人雅素相談笑置酒高會以爲樂

如是者二十年著有抱泣車迄己丑行年七十
有六而后乃謝賓客捐館舍云公爲人篤孝友
兩弟皆負牆問字焉士瞻由明經司河南密縣
諭士楚歷官廣東羅定州牧子五人長觀瀾粥
粥然長者歲貢候選冢孫桓綺歲積學乃今亦
以拔監試

大廷蓋公之貽厥宏遠矣

記

來雨亭記

明李炳

大叅

歲乙酉憲使李公於察院寢堂之後構一亭會
時大旱蘊隆流爍環土幾焦夏禾將空秋種未
入人情洶洶盜賊充斥壯者奔於四方老者坐
待溝壑李公大憂之責躬虔禱而是亭適成會
直指洪公行部按岢嵐李公曰洪公長者雨其
隨車乎於是扁其亭曰來雨因人情而望之也
州人曰自春徂夏望雨久矣安得膏雨隨車而
至李公其欺我哉旣而洪公至明日癸巳雨明
日甲子又雨越明日乙未又大雨三日霽閭閻

歡呼農歌於野入種者皆甲未入者悉播是歲
乃大熟人咸謂二公能格天而李公尤能知人
也蓋上天以仁民爲心卽有旱澇薄示譴罰耳
乃其心未嘗不欲生之也二公性愷悌政尙寬
仁卽持憲亦專平易是誠於仁民者一誠所感
何所不通上體天心下順民情李公之名來雨
而洪公之來果雨也有由哉夫喜雨名亭光照
簡冊然予謂喜雨亭者從雨後而喜之也來雨
亭者自雨前而望之也從後而喜之者顯而易

見從前而望之者逆而難憑乃今逆探上天之
心孚以寬仁之德久旱而雨悉如所願其事較
喜雨亭不更可異也哉洪公諱聲遠號肖巖陽
和衛人萬厯辛未進士李公諱時芳號兩山陝
之武功人萬厯甲戌進士兩公勲業足格皇天
率多稱是茲不具載特因衆請而記亭之始末
云

遊白勝庵記

袁鏘珩

翼城人
壬午

壬子夏抄四日蚤起歡粥暨湯餅上馬出城

闔時朝霞在東天薄陰身衣袷衣尙凜凜覺有
凍意蹠踐行河干可七八里折而南河無梁絕
流以渡不數里爲柳嘉灣草樹扶疎破屋數間
依崖際而已又南里許有谿水自東來猶石突
兀直截水面色深墨如元戎擐鍔甲當關布率
然勢以遏潰逸其河伯非不怒浪掀翻旗鼓相
向然終不敢跳梁北上竟憤憤西奔而去自此
以暨寺溝會凡二十餘里其間村塢砦錯大抵
皆甕牖欹簷才蔽風日而麥隴青青禾菽在地

差強人意庵在寺溝會之北過大澗莊約三五里土人殷石樹幟以表道路踰河入谷口裁數武便逾南麓之趾以登徑甚窄鳥道詰屈據馬鞍目不暇旁瞬將抵庵轉而北水流涓涓藤蘿多姿北山一帶皆絕壁高高摩雲若斬若琢若矛倚若竹挺若罌罍植獐獯所不能緣何處容昌黎泣耶山門外清泉一泓紺碧最堪驚茗索瓢嘗之寒沁心骨真水自石邊流出冷也嵐城故無井袁子客居幾七載日作鼯鼠飲河耳每

霖雨暴漲泥沙苦人求一杯清涼水卻煩消夏
了不可得今無心中觀此輒欲洗盡我十年塵
土腸胃入庵拾級而上殿三楹奉薄伽梵如來
金色黯無光殊不稱莊嚴相好左一刹供養觀
自在大士其西則關聖廟也亦庫隘限於地故
庵之南茂林舊密翠色可滴幽鳥遞鳴如絲如
肉如竹徒倚間因思若得勅家政躡芒鞋擁一
領蒲團靜坐此中人世上紅塵滾滾白眼囂囂
不知隔却幾許僧延阿蘭若進茶緩步睇壁頭

諸筆類塗鴉多惡詩掉臂去茶罷脫帽舒枕小
憇片時明窗素壁亦自楚楚起訪龍巖寺舊蹟
取道方丈之西偏行者爲予言先是北壁有水
如臂從石袴間歛出好事者承以半木刻其中
聯綴十許丈懸空東流過庵乃飛注澗中此當
有致而父老以水大盛則香火弱謂不利於沙
門遂多方湮塞之今則穿石縫珠走星竄淅淅
瀝瀝沿磴而下未免煮鶴之見矣西顧卽巖壑

盡處奇拔不減北屏而巉壁枯巖亡土壤余詩

中危岡樹影稀之句蓋紀實也轉復南徑愈仄
僅容足夾道襍花嫣然競迎客訊芘芻強半不
能舉名零雨濛濛屨底碎石盡霑濡童子夾而
陟至則廢趾掌大頗踞邱阜之勝宜臺宜洞宜
樓閣參差相望而僧窳無黠金術徒委之荒煙
蔓草可惜也東南松千章極蒼鬱風濤謾謾爲
澗爲霰爲瀑布聲聞復亭亭三兩株絕羣獨立
或橫斜於斷嶺崇巘逼真繪事下瞰庵若僧寮
如畫鷁泛泛艤厓畔蓋澗形欽寄且峽中本無

卓錫地祇就山腳爲經營以故東西稍修尙可
得三五十步而廣卽不滿十之二其凹坳處率
疊石爲之雖規模麤建要亦殊費周折矣有頃
州守何公携衆客至謁世尊隨喜諸大菩薩已
集禪房共話得半日閒旣而雨漸大孤竹李文
學賦詩題壁客有經行者有卧游者有立談者
各隨意庖人報饌具會食畢天亦少霽於是僉
謀作歸計矣塗次乍雨乍歇羣峰如拭青羊黃
犢落落田間婦子苦笠載蓐載耘馬上奉和李

茂才寺中韻猶抵一幅烟雨倦游圖也是爲記

碑

井池碑

明周經

太原人
尙書

夫饑食渴飲人之道也故水火爲人所必資然
使得之艱至無以爲生則治於人者詎不有待
於治人者哉彼治人者急簿書急錢穀急刑名
獨於此則以爲緩而不足務人亦何賴焉今也
智以開其源仁以濟其衆推以及乎物策以防
其患使入之所資者皆得愜其欲而無難則於

治人之道盡矣此叅政汪君初作岢嵐井池可
書以式也岢嵐去太原三百里而近山高土厚
井不易穿州人所資惟嵐漪一衣帶水然地接
邊徼戎馬才馳便至城下人聚門閉無水可汲
卽坐困耳宏治庚申汪君奉璽書來治嵐乃躬
相山勢指示井工不數仞而湧泉一在真武廟
側一在觀音堂後乃君尤恐其濟之未溥也又
引東門外河水入城以益之於是在城與避兵
者咸有所資矣而君更慮爲敵所窺外塞其源

則我復受其困又疏南門之隍潛通河水焉州人舉手加額曰乃今而後可以無患已君曰未也仍於城西隅掘池濬東入之水渚其中於是牛馬之類亦有所恃矣嗚呼食君之祿儼然民上不有利人濟物之績亦何貴乎爲上也今君用心上經綸建無前功績旣濟乎人兼利乎物其功詎不偉哉工竣知州事李時請記於余余嘉公之知所務也故不欲以不文辭焉君名藻字文潔乙酉解元戊戌進士初授翰林庶吉士

改兵科給事中出知石阡程查二府陞今職所
至以嚴明稱其利濟殆不止是云

修學碑

周斯盛

學憲

岢嵐儒學在州治西南肇建於洪武十九年殊
簡陋久之益敝嘉靖辛酉憲副王公飭兵其地
祇謁

先師慨然歎曰學宮之敝若此將何以妥

聖靈而作士氣哉會歲大禳費無所出乃捐俸倡之

簡徒鳩工戒期卽事

正殿兩廡明倫堂進德修業齋則仍舊而繕修者也
移敬一亭於北改儒學門於東則據義而改正
者也尊經閣以儲書泮池以表制名宦鄉賢以
端軌儒林坊以壯觀則困豉而勗建者也池之
水則公新引於城內者也州治在萬山中井弗
及泉公訪求故跡導河入城工既竣諸生許尙
文輩前來謁余曰王公嘉績願先生一言識之
且謂王公禦侮之功在新學作類之後事固有
適然與余曰非也古者出兵必詣學受成及其

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夫干戈俎豆殊其
器揖讓戰陳異其局而受成獻馘莫不在學豈
徒定謀耀武而已耶蓋欲風之以禮義禮義明
則士勵可以赴湯蹈火百戰百勝矣岢嵐當山
後諸州之要區曩時戎馬長驅士卒不前豈智
勇之不足哉咎在禮義昧而無以作之氣也王
公以興學爲首務陶諸生於禮義之中而州之
父老子弟更相摩勵親上死長之心勃然以興
則公之垂範遠而歆動神也爲何如夫物以時

起士由感興諸生觸目於黌泮則固有真感焉
夫民生日用水與火均州之艱於水也吾不知
其幾何年矣河之引而入也吾不知其幾何人

矣乃功至今始就茲非有待於人與時哉諸生
值可興之會以禮義律身求合於聖賢澡心而
浴德溯本而尋源以臣則忠以子則孝以俎豆
揖讓則文以折衝干戈則武翊昌運而永終譽
斯爲真才實學世道重有賴矣否則畢志抽詞
虛名干世以科第多寡爲學校盛衰非本道屬

望之本心矣况本道忝有視學之責既紀王公
之績而又慮諸生之怠於自修也故諠諠告之
如此公諱遶霸州人丁未進士若起工之巔末
官師之捐助則悉勒之碑陰云

火神廟碑

魏廷馥 己卯

夫神有正有邪故祠有淫有禮黜邪崇正秩禮
放淫所以正人心而挽流俗昭國典以謹禋祀
此固司風化者之任而益爲國爲民禳災祈福
者之所當致虔也粵稽

火神廟肇自炎帝其方爲祝融其神赤精司火正
配食於大火鶉火二星祀典所載其不可無以
昭事也審矣岢嵐道觀梵刹所在都有而

火神一廟乃缺焉弗舉豈人事之未逮哉蓋邪正
之說未明而感通之靈不昭也萬曆二十二年
四月十四日鼓樓前街火勢灼天郡大夫張公
聞變步至火所叩頭流涕以祈反風須臾大雨
如注煙消火息滿城聚觀無不駭異居民旣免
煨燼四野了無震驚此固張公仁誠素著倉卒

效靈江陵壺山不得專美矣公乃不有其功喟
然諭衆曰此神功也於余何有哉昔宋衛陳鄧
之災廼推於彗星司鐸大庭之陟亦得之預占
故先事爲防臨難有備今旣無日食之兆又無
飛孛之流忽然而興固屬天災乃忽然而滅非
神曷以致此夫有感必通者固神休之赫奕而
無德不報者乃人事之當然矧淫祠徧城中而
正神乃缺然其何以示禮教而昭明信哉於是

相地於香嚴寺之東當丙丁之位乘時度力庀

財鳩工爰命侯良瓚白簡等董督之建正殿三
間大門三間中庭三間二門一座前後廂房十
二間以備致齋而游息者也輪奐聿美丹漆輝
煌士民咸瞻仰敬畏焉經營於丙申之春十月
告成力不勞民取之備作財不動衆出之捐輸
不周歲而未有之曠舉昭然在人耳目間衆咸
請記於余余謂神之英爽固顯應於回風息炎
矣今秋旱不爲虐黍稷豐成可書大有之年謂
非神之明賜而張公祈福之靈應乎閭郡士民

因公之建置而欽崇焉則爲禦爲捍時燠時寒
於斯萬年揚神之功頌公之德甯有旣乎公政
績多端如穿井立社教民織紡種種善政不可
枚舉茲特其一班云

玉皇廟碑

張邦珍 郡博

州故無

玉皇廟蓋創自萬曆元年癸酉云維時安邑董尙
禮祁縣董朝鵬太平白尙才各以行賈萍聚是

州皆身厭塵俗念切靜修棄家緣而學黃冠羽

衣也苦無所依屬有朔州道人李泣吉者年百有二十歲矣清操苦修殊當衆心三人遂師之名尙禮曰靜南朝鵬曰靜全而尙才則曰靜恭然又苦無習靜地會善友任可廷李鰲等各出資經營廟址於城東北隅廣濟池之南靜全復出己貲並募於衆建正殿三間東西廡各五間靈官殿一間鉢堂三間道院一所工方有次而未就萬曆二十年前任經陽張公鑑來臨禱雨輒應欲復理前工未竟事而張公陞矣二十六

年固安劉公養浩禱雨又應慨然以興建爲己
任首施銀米木料率同僚闔屬各捐俸若干緡
委官牛光祖楊玳董督之又建大門三楹牌坊
一座甬道牆垣煥然一新修葺旣竣徒衆益增
方慮無以資生適有州民武大川捐西會村地
六十垧有塲有廬願永爲 廟中香火地隨糧
一石三斗三升靜南又置武志寅地六十垧隨
糧一石二斗武希文三垧隨糧四升庶幾衆有
所資而祀可永永無替矣余謁廟見院宇清幽

隱然僊境古稱神道設教殆謂是歟夫人心之善以有感而後興其不敢爲惡亦必有觀而知懼此廟成不惟使人起脫跡塵寰想卽狡黠無忌之夫有不惕然思悚然改者乎審爾未必非勸懲之一助也

文塲碑

潘雪龍

太原人
侍御

夫事有可已而彊作者厲民者也亦有可作而憚爲者悞民者也岢嵐當西陲重地每遇出巡考試直指學使者咸駐節焉往歲彙試八庠士

子皆鱗集於此搭蓋棚場甚爲勞擾毋論其大
卽一麻一絲咸取諸民間州人蓋甚苦焉天啟
元年豐潤朱公希龍來牧是州厥有郡民吳三
省等詣上台告允建立文場於是就雞鳴書院
相形鳩工開拓其基命義官田君愛董督之建
正堂三楹捲棚三楹穿廊三楹寢室五楹吏廬
三間庖廡三間供給皂隸房各三間東西文場
二十楹瞭望樓四座儀門以迄照壁靡不周備

經始於天啟二年秋明年春三月落成是年督

學孫公織錦按臨八庠博士弟子員咸嘖嘖便
之夫功由人建事以謀成三百年病民苦役一
旦剔釐殆盡創從來未有之宏模開後世不朽
之奇績州人翕然頌功德焉則公大有造於嵐
城爲何如哉公以明經起家政事人才卓冠尋
常萬萬修幹偉品更有秋月寒江之度且律已
清介應物平易一切美意良法碑載都人士口
中則公之垂範遠而貽謀永也八庠諸生走卒
丐文以紀始末故余不辭荒謬而僭爲之記云

時靜樂亦赴此
就試故云八庠

重修洪福寺碑

岳士望
郡丞

州治洪福寺居庚金地爲名禪林宋紫衣法師
能公肇造也迨明初洪武癸卯金寶峯建西殿
正統戊午大智慧躡空建中東二殿並山門遠
成和尚則粉飾之而規模大備歷數傳年遠時
久不無傾圯躡空之元孫號清庵者郡儒族也
夙有佛緣甫八齡祝髮此中雅不屑與持鉢劣

頭陀爲伍亦不甘與躡空結禪宗爲徒悟通三

昧淨掃五濁恒以修建葺理爲護法一日慨殿
宇頽敝毅然興振舉之思奈鉢中生塵不能速
了此段因果遂發心矢願忍戒靜杜者數年盡
出所得諷誦餘貲赤心白意借檀那力聚沙磨
杵復建水陸殿三楹細加繕繪丹堊大殿廊廡
以至山門朽腐者飾之湫溢者拓之黯淡剝落
者鮮之其功德幾與剏始等維時畫工白我心
同心戮力描寫粉藻煥然一新不索香積中一
銖一粒則又世法中之難且異者經始於天啟

二年丁卯告竣於崇正五年壬申前後凡七歷年所工費不貲皆清庵上人苦心拮据始終之者故余特志其巔末如此噫嘻心卽是佛佛卽是心人心不泯佛性常存奈之何以有息心叅無遮教倘其慧日普照智月常圓心上人之心者結上人之果嗣當有振其緒而恢之者是又所望於後之龍象禪宗云

結義廟碑

賈三畏

太學生

嶺州初無

三義祠祠之自不佞三畏與丕烈楊生始予兩人
甥舅而師弟也蓋予伯姊丈雲溪戶侯卽丕烈
家嚴萬厯戊午曾任老營賓余而且塾且幕爰
負笈北上館前贈孫大將軍之別墅稍南有
義祠時攜琴書習靜其中瞻就

義神荏苒逾六甲寤寐如覲不禁耿耿予兩人因
是以有綏祠之盟曰不同心者有如河顧爾時
矢志雖壯而力則甚綿譬之轉丸蟲輒思負山
其胡能克勝厥任姑寬之壬戌復丁年饑再寬

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之癸亥始出予兩人囊中鏹及歷年學餼從事
焉購庠生賈化龍等甕城內宅址爲廟基復購
里人聞氏房木若干枝構正殿三楹東廊三間
大門牆垣稍稍就緒而末路經費畧不敷權需
持鉢道人眞果不無小補

聖像鏤金絢彩則茂才李燧之仗義捐貲與賈人
高思謙之供奉香火恪共祀事亦不可泯告成
於崇正己巳歲越數蜡而爲戊寅值南兵守戎

戴公嗜義輸財增建捲棚三楹照壁一座而廟

貌益壯麗矣。廟有戍軍張遇清於城東置管敬宗隙地內建小房一所取房租以助常住。非城南官地可比。是役也予甥舅實式主之。豈與夫媚邪崇淫者比耶。追昔雉壇一盟口血爲虹肝胆日月官竅星辰萬古在人心目。豈獨鼎足天下知有三丈夫哉。後之棠棣闔牆雁行讐寇方之肇造。後漢者甯無慚德否過。

廟仰止追維大義友恭篤棊不瞿然興而勃然思者非夫也。厥祠之建當興。

文宣武成相頡頏願吾鄉時腴臘黍稷與明德
齊馨朔望朝參生氣共爐烟並霽若日爲緇黃
輩常住剎觀而占居穢褻

神明自干罪戾予兩家子若孫其執契券記文而
問諸

重濬河水入城碑

岳觀瀾 明經

岢嵐落萬山中山大水小漪流如帶逕西而不
關形家謂之去水風氣不會城中復缺井養故
閭里蕭索而物產寡乏晉以西凋敝特甚在明

舊有引水入城之制當事者良有深意前兵憲
繼津王公再一更新於時蓋稱名勝云署前石
有四山羅列孤城繞一水汪洋萬戶通之句正
志此也歲久湮塞無復踵其舊者會趙父母來
蒞茲土每暇輒詢父老意在復加疏濬歲戊申
二月冰漸土解一旦決策下令捐俸先之而合
屬紳衿士庶莫不踴躍從事醵金募役刻期程
功循故道而淤者瀾闕者補復相其地宜別鑿
渠以通之以防秋水之患矣又於沙土善潰處

接以水槽爲久遠計工始於三月之末至明月
中浣而告成工不侈費役不踰時及臻厥成民
晏如也迴視曾幾何時而一旦改觀羣州之人
坐享其利而實不知其所以利者大約有六水
之爲物也縈洄漣漪主文章今茲粼粼汨汨文
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波環灑潤
花樹菁蔥利二嚴禁人物穢踐清澈見底民間
朝夕所需卽童子挈瓶盞而汲之可供炊爨利
三甃石澌蓄不煩綆索有土可麥可稻有園可

菓可蔬利四上不關會奏報下不科丁夫錢穀
畚鍤雲集事省功倍利五而且更爲之令曰喜
新厭常民之故態於十六鄉約中簡一勤敏者
以董斯任年年責成期無廢墜利六竊念天下
事如持籌握算枘鑿相滄者比比皆然以六大
便之利而轉瞬奏效由此推之天下事未始不
成於能爲而以暇逸弛也公蒞嵐閩五年其他
德政難更僕數而此更善政之大者故立正珉
以昭來許云

義冢碑

袁鏘珩

自人之歧民物區彼此屑屑焉以各私我七尺也於是生則有無涯之欲以務愜其意之所欲泊夫鐘鳴漏歇景泊桑榆知無可奈何矣則惟菟裘之是營而日夜焦其心於身後莫可必之白骨夫高壟纍纍石槨豐碑誰不自以爲千百世子子孫孫無復拔之隆基未幾而拱木摧爲樵薪矣馬鬣犁爲土田矣牧豎耘叟躑躅其上而娛焉於葍黃腸青草究於白骨何關是故達

者起而矯之曰骨化形銷因風委露斯亦已矣
螻蟻之腹孰與烏鳶之喙蒙莊楊王孫之行事
遂爲賢智之所樂道况乎取他人之四大而爲
之筮久遠謀安唐斯不亦殷憂而過計乎雖然
掩骼埋齒古聖王偶一行之耳而天下且以爲
澤及枯骨頌仁人焉其他若韓稚圭之買地并
州李端伯之瘞亡成都陳元甯崇禮之斂殍施
榘羅循范希文之移柩罷宴諸如此類更僕難
終卒也天之報施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命名

奕奕簪纓不替豈非吾人一念之不忍卽與帝
心仁愛有以相符而無間也哉堂翁何大人者
豫章名家占籍關東纍葉矣辛亥春以宦游來
刺是州惠心慈政非時所倫塗有罟而巷有謠
四境之口碑可稽也復念地方彫敝民窶財殫
其間有貧不能舉葬者僵屍暴骸轉溝壑枕道
路良用惻然業捐俸購負郭之田如干畝以爲
庸澤園明年清明有事於厲壇余例得駿奔走
以拜下風禮成立談間因語我以寘田之所在

而履畝觀焉余頷之而心竊義之夏初楊牖銘
先生過齋頭謂此舉不可無一言以昭茲永永
今隴石須矣事在吾子余旣多公之用心有合
於仁人君子之道且不僅爲一方之窮黎計室
家更能爲四方之遺骸籌窀穸公人我而全生
死真爲民父母盛德事也公卽不望報於冥冥
然天道無親惟與善人福履之來甯有極乎故
余誠不敏實欣爲之役而輒記其歲月如此公
諱顯祖字邁公其先江西鄱陽人高王父宦於

遼遂家焉乃今則移居京師或滇南云

汪大宗師德政碑

失名

從來道運亨則聖人在國運昌則名世出在天
爲文星在地爲文憲刊儀聖道黼黻太平入而
坐論崇左右夾輔之業出而秉衡著山斗人倫
之望鴻功峻德卓卓俾偉銘之彛鼎勒之金石
則山右數百年來孰如我大恩主汪大宗師之
盛者哉泰山毓秀渤海標奇文章蓋世蚤占杏

苑之香學問彌天久擢

青宮之傳辛巳之歲特簡晉院飲冰潔已唐虞夏
故國今日方覩明月之中天鐵面報國韓趙魏
舊封自茲永絕狐媚之伏地憐才而振孤寒太
原無不拔之郭泰衡文則別真士安邑無賈書
之侯生爲文體之宜正也俾下里巴人之調變
入白雪陽春使中原正始之音朗如堯天舜日
戒廉隅之必謹也衣冠振而草野經生不致禮
貌之荒品行端而城關子弟可免佻達之失慮
士氣之不振而率屬鼓舞人快斯文之有主恐

士習之日弛而諭學勸課戶樂絃誦之無疏時
雨春風之大德既已鎔士如鎔經曲全寬恤之
餘恩亦且愛人如愛子清風百世爲師惠日三
冬可愛成人小子咸角稽而歌慈父文士武弁
盡心折而頌神君是六服共瞻光霽而三晉獨
被清英由是西方屬吏沐殊恩而不容忘嵐谷
諸生醉盛德而莫可解恭議勒石永垂不朽亦
聊以寫不容忘莫可解之意云爾至於文學政

事偉績豐功自有登之

國史與日月而爭光同山河而俱遠者又孰能叙其萬一哉

重修北城樓碑

王如玖

宛平人
郡守

城之有樓修戍守望敵警也哥之城築於後漢增廣於宋易軌於明之洪武七年爲門四而爲樓十二越三年自武州城遷治於此萬厯會一修其樓厯今二百年矣棟宇鮮存前牧請修而未逮也乾隆甲申秋吾鄉甯晉高公名自位者領州事明年州人欲度地建

文昌宮公謂宜復南門樓以妥神取應離宮衆忻
諾因爲擇紳耆商民之謹實者司之工訖而衆
願並復東西北之門樓且復西北角樓補風脈
之缺其好義無已有如是也丁亥秋僅餘西樓
庀財未建公擢汾郡丞去余代之謀增費以卒
事財旣羨囑吏目程君繕周垣之缺而允諸生
煥新東南角城奎星樓之請戊子夏得終厥役
奇地早寒故自乙酉春延今爲時頗久云計費

一千三百七十餘緡

公與同城官師及余捐

俸以倡州之諸人疊次輸金茲將勒石紀事余
進司事分晰其費之出入與凡勤力捐貲之姓
名俾揭於後因言曰岢嵐天下之北鄙也明以
前戎馬蹂躪無虛歲我

大清受命綏靖邊圉岢人不覩烽舉燧燔耕安於
野商安於市者百二十餘年如一日今之岢雖
非古荒服者而城在樓廢修宜急矣然重門擊
柝以警非常詩人未雨綢繆之意也惟

國家涵濡休養既已日久礪礪如岢長民者一倡

而遂有以應之視往代不絕干戈之擾廢其生
業者豈復出餘力爲戍守敵警計哉則今固於
當急者能急之矣嗚呼人好義 公實成之太平
盛事也且其用不侈有可記者

新建龍神祠碑

蔡廷弼

仁和人
郡守

嗚呼州故樓煩境四山若環風勁土瘠九穀之
殖弗宜其高又無以興水利漪水滌帶灌漑難
資三時種殖之方惟雨雪之是賴祁祁紛紛爽
候則罔濟於農微論其澤之不我降已惟所憑

依昭著耳目蝟淵護獲與社稷山川土穀諸壇
廟載在祀典司土者歲時朔望展禮致敬其可
闕諸州郭西南有龍神廟距城較遠兼以子
處峯巔登涉弗便弗克以時具詣頻年苦旱小
禳告聞豈神之不憑歟抑事神者之未至也歲

壬寅

余奉

命蒞茲土明年復旱

余

虔禱應焉爰度城隍廟之西

節義祠故址因土之曠酌事之宜墨食告吉以
甲辰春鳩工庀財勦建

龍王宮繚以周垣妥以秘殿丹雘塗墍壑廟貌式崇
偕師儒吏民摳拜其下是歲風雨和會年穀順
成民氣和樂塋壤蔀屋間咸歸美於

神而謂余之誠有以格之也顧余豈敢言感格之

誠惟

神之靈式憑佐佑有不敢忘所自者協聖時雨暘
之順思山城耕耨之艱後之來者有舉而弗廢
擴而修之與郭西南之廟俱以邀 神貺而惠

羣黎是則區區之誠云爾

繆公祠碑

趙作賓

餘江郡倅

宦海飄蓬官場是慮幽魂無依泉壤增悲繆公
諱開元西蜀城都人也筮仕岢嵐倅性純篤不
苟不數年卒於官其子無力扶襯歸里浮屠義
園而去厥後幕賓蔡東堂先生聞而憐之遷葬
於北門外之官地爲之捐錢二萬貲交繼任鄭
君諱鏗作爲祭葬之需嗣刑席陳開先捐錢三
千以明其慨惻之懷鄭君告歸時置錢於原盛
典取微利以濟祀費並墓旁沈陳二塚均得附

祭其側稟請 李州尊批示立案以垂永久皆
仁也余竊心焉慕之乙酉春初余蒞茲土家人
檢得此卷不敢諱呈而閱之破損幾成廢紙余
恐剛遇無心之輩定失所傳因思於署之西偏
建數椽之宅設牌位於其間俾靈爽有所式憑
似較立案之舉尤爲昭垂不朽其亦踵效前人
之遺意乎惟是余係代庖五日爲期綿薄已竭
不能再輸已囊以全美備之觀適晤閩中戴桂

芳州城庠生范時彥張佐高范文亮諸人許爲

善舉或首自貲助或互相勸從衆力共勦乃得
竣事余願適如余之幸實繆公之幸也吁嗟繆
公盛德其人生有令聞歿幾杳泯賦招魂兮不
至魄異域兮淒情幸茲祠宇聿觀厥成以妥以
侑來格來歆

重修南門外壩堰碑

史文炳

州治南門之外有滄水焉源則發乎嵐邑宿則
歸之黃河界南與北衆流之會滙偏多由東而
西萬頃之波瀾甚壯此過嵐谷者莫不稱帶河

之濼環同於礪山之保障焉乃年遠時深水患
叠見浸土田以爲沮積沙礫而成灘波衝岸塌
距城門僅餘數武州人時苦之且深慮之誰與
爲之思防此患者道光十年間 陳公亦震攝
篆於茲爰謀所以當河水之洶湧作城池之護
衛始築壩堰三十餘丈以隄防之功至鉅而謀
至遠也越 同治己巳歲隄之西隅爲水衝塌數
丈州牧 湯公學治特糾紳商以補築之迄今
方十年而患又見焉河流衝突石土頃頽計方

二十餘丈論者以爲工巨費繁殊難遽舉歲在
丁丑州尊 姜公振岐來守是郡閱城俯視心
且驚焉詢之州人咸曰此隄不修將來城址之
陷竟在是矣公聞之亦以此事未敢輕舉也越
二年政通人和歲稔物阜公餘之暇特以修隄
商之於余且以監督其功囑之余曰善事不可
有廢而無興功尤宜因創以爲繼因於四月間
會集紳商民人等勸以輸財諭以効力鳩工趣
役未敢少懈越三旬而工告竣經理郭公

文英

等請誌其事於石余竊思是役也前以繼二公之志使創修之遺績不至湮沒於河水之橫流一善也後以安百姓之心使城關之居民無或驚告以波濤之奔突二善也而且出城闡者如奠磐石之女瞻河隄者咸稱金湯之固則鎮西有設險而控北永賴巖疆矣不亦一舉而三善皆備哉有三善以昭來茲使後之覽者亦可恍然於姜公之德有深洽乎民心而姜公之功不容沒於人口也爰叙其巔末以誌之

序

郭父母生子序

明岳士楚刺史

丁巳之冬序惟季月嵐州主人郭公者視事已
逾年矣政通人和百廢且興協氣所鍾弄璋稱
慶先是公令關西誕冢嗣至斯而再舉國器焉
猗歟都哉嵐之士大夫謀颺言以贈於是
有頌德者有揚休者有稱孝者有論世者有述奇者
有紀福者有期就者有借祝者頌德者曰千門
駟馬三槐王庭豈弟君子父母斯民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天而能存溯甯馨之誕育知積善之
有因揚休者曰憶關以西嶽降始焉迄山之右
充閭集焉合爲雙璧堪稱二難自天祐之福履
翩翩稱孝者曰五鼎非養三牲非供蘭芽萬茁
桂萼森森衍宗祧於百代敦孝思於無窮論世
者曰崔嵬不崩賴彼峽岬江河不竭厥有源委
人生不滅惟曰孫子嘉哉此兒實式賴之述奇

者曰頭磽磽聲呱呱石麟呈異玉燕表祥擬芳

躅於戈印接奇武於之無紀福者曰千斯倉惟

子之糧萬斯箱惟子之章牙籤萬軸惟子百世
有餘香期就者曰象賢之子克於而家鸞鷲之

瑞華於而國大而門閭可嘉可樂借祝者曰多

男載咏五馬非榮瞻彼南山億萬斯齡允矣君

子萬福攸同客有過予者曰子不聞八言稱賀

乎甯獨無一言耶予曰嘻八言備矣余何言雖

然獎借似諂崇譽似誕占推不經懸合皆幻余

聞關雎有麟趾之祥螽斯有振振之咏福非德

不厚善不永不敦予有四言效規瑱焉其積功

乎累仁乎惜福乎保名乎積功則燕翼之貽善
累仁則漸漬之澤深惜福則驕盈節保名則實
行著以是啟佑有不瓜瓞緜緜者乎棉矣有不
休祉蒸蒸者乎蒸矣有不率俾其祚永昌者乎
永矣則四言固八言之所由符也諸君曰唯唯
遂稱觴束彩以賀

趙子瑜堂翁生日序

袁鏘珩代

今歲丙午春吾鄉岢嵐道鄭公祖以肆覲至京
師既竣事則過余邸信宿談而予同年友袁子

卧隱因貽我以書札大約嵐州僻在邊陲土磽
人寡弦誦道輟雖承乏爲諸生長而振興茂由
維是州守趙使君起家三韓望族以督捕出刺
是州方其下車伊始業已飭辟雍之鐘鼓踵其
舊而新是圖又久攝學篆多士莫不凜凜然畏
而懷之今茲初秋二十七日恭際初度羣郭之
父老子弟咸得持牛酒奔走公堂爲使君壽厥
有薦紳先生暨夫學宮弟子謀所以製錦而稱
觴者則介紹於不佞願乞大君子一言以爲賓

筵光余無以謝袁子也於是爲之役而不辭今
士大夫之談仕者類多輕外而重內以守令可
爲而不可爲也故通籍諸君子無小大無不雅
志本朝願得朝夕輦轂以對揚聖天子休光若
不能一朝於外者此豈真以州縣之職爲勞人
錢穀刑名遂足重難良有司哉蓋嘗歷覽載籍
凡身仕一方有志民社者率皆假便宜從事故
或循良卓異或嚴明辯察大抵具有成績可觀
今則一羊十牧東溼不一其人卽具什伯庸衆

之才稍思有以自見而文法繫之功令讐之囊
穎未露持短長者已交議其後矣斯時也惴惴
乎計身家之不遑何言功名哉以余所聞趙使
君則有異當夫含香粉署優游然適也一麾出
守簿令勞勞亡論已而岢嵐二十年來寇兵交
訌荒禳薦臻彫敝之餘戶口無幾且民窮力殫
剝醫維艱悉索敝賦有常貢矣徵輸苟不以時
至則吏議及之而又俗競餽遺羔鴈不絕宜民
則上側目獲上則民生心無米之炊巧婦所難

公何以撫字催科兩無所負事上全下左宜右
有如此哉而余又聞使君爲中丞公之猶子先
是中丞專閩兩浙盡心清操卓絕一時卽今謝
政懸車東山之望愈隆則使君之漸漬於家教
者深矣不佞備員棘寺平反事殷文墨之役都
不厝意遙從千里外申此曼羨數語儻藉手袁
子不至貽賓筵益殆猶愈夫歌楚詞之攬揆紀
靈椿於莊圃一概獻諛之恢辭也已

何邁公父臺生日序

岳觀瀾

今辛亥之歲會天下肆覲春王月嵐州守何老
父母實新蒞厥任迄於秋而政洽刑清父老子
弟喁喁然咸知所嚮風矣菊月二十有八日值
公覽揆之辰廣文袁子卧隱者不佞同年友也
走士千里外乞余言爲醴介光余曰何居乎而
之所以壽公乎薦朔桃與賦莊椿與引山海以
侈頌與指松喬以遙祝與何居乎而之所以壽
公乎士曰否否生長爲壽非古也禮也禮生於
情敝邑之薦紳先生以暨夫二三諸生情有所

不容已願傲惠大君子一言以當聲詩余曰吾
知所以壽公矣聞嵐地瘠民貧瘠則賦易逋貧
則人易流公下車裁半載耳一意拊循視民猶
子不假敲扑而國課以完仁矣家世簪纓而冰
蘖自持謝絕餽遺署門如水可不謂清乎而且
禁游惰而里無竊發之奸釐案牘而庭無舞文
之吏不倚猾胥而市無二價不迎上旨而城絕
飛狐蠲士役而誼篤青衿恤驛卒而恩洽白骨
不甯唯是學使者按臨校士七岸雲集簡賢者

而優之別不肖而劣之率舊典也公特嘉意人
材曲爲平反俾完故物得以自新一時士子蓋
欣欣慶有造云夫有廉介之操而又有樂施之
量有抱嬰之愛而又有拔薤之威有雞犬不擾
之風而又有廣厲學宮之雅所謂壽國壽人者
於此見之已公齒未及彊仕如日方升如川方
至烏庸壽然籍甫通而穎已脫席未煖而化已
翔又烏庸不壽古之祝壽者莫備於詩公之生
適當萬寶告成之候詩有曰朋酒羔羊躋彼公

堂吾爲之頌
豳風士樂業於戶
民歌德於塗
詩有曰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吾爲之頌
南山不日
登台鼎
平格布化
詩有曰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吾爲之頌
旱麓士敬應曰
唯唯於是命簡以侑

觴

文

祭經畧大夫折克行文

宋

張舜民

翰林修撰

大觀二年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張舜民謹
以牲醴之儀致祭於折公之靈曰惟公之系乃

唐之舊世以忠力甲於河右公之挺生自少不
羈一劍起家爰格旌麾出生入死服險與彝人
以殺勝公以策綏柔者銜德强者畏威衣食勞
苦與士卒均黠江遠遁百姓歌勲召父杜母歐
字李詩白馬之戰敵人棄帷天都一開齶粟如
砥馬斷南牧士以不饑玉鈴金櫃惟帝是知龍
旗虎節惟公是宜劍飛火滅岸轉舟移年猶未
艾脫屨如遺嗚呼良弓旣藏狡兔尙肥老將旣
殞戎馬日滋懷釐緯之隱憂興拊髀之長悲英

靈如在其曷能怡

祭宋宸文

明張漢少司馬

惟靈聰明賦性世胄起家習超純綺行謝紛拏
居則圖史用則弓鞞勢不可屈欲不可遮內含
其美外暢厥華耆英起敬月旦競誇淹貫孫吳
龍韜虎畧奪錦穿楊魏科是擢代晉頻歲水災
爲虐兵食未充蕭然氣索君至雁門悉心振作
代者旣任勅敵乃來邊隅失守罪難與偕胡爲
波累有入無開乃君之命非君之才遠窺南海

渺矣天涯一疾不起塗人助哀嗚呼君貌清癯
氣質雄特識則淵通言惟簡默懷文武之全能
而未遂顯庸抱忠信之內美而遽遭擯斥此吉

人所以戢翼而悲號達人所以歛衽而歎息者

也漢負慝荷戈謫斯嵐域值君蒙冤方困徽纆

知君之名聞君之德令嗣譽髦來趨講席見君
之面識君之心方當相期於方來豈謂遂止於
而今羨君有子爲時所欽傷君之逝情不可禁
溪毛旣薦泣水載榭我誠慙惶君其居歆嗚呼

適來適往在君匪勞脫去人特解卸天弢出虛
入無物外逍遙擬於南面其樂陶陶君其休哉

勿念塵囂

按宸衛人嘉靖丙戌科
武進士官大同行都司

祭雲溪楊公文

乃丕烈父

王

邵

保德州
太史

茲戊辰秋杪大火之次爲我公襄事期邵等雅

叨忘年愛又盍簪於喆嗣者久遂不禁相顧泣

然曰嗟乎人生幾何哉草霜華露方斯匪促矣

憶公之城保也風日任輦與役共之而招招良

朋載酒尋芳興固豪也今往矣悲哉公之屯保

也刁斗不鳴扞擐無弛飲冰茹淡軍民懷德而
且扃扉長嘯羞與絳灌伍氣何壯也今不復覩
矣卽公之蹠躩於省會也躑躅棘闈寤寐淡墨
絕口華胄之焜耀拭目蕊珠之盛事誰不嘉燕
翼美光大乃未克坐看蜚翬躬膺鼎養也悲哉
此嗣君之所以痛心而故交言之隕涕者也或
解之曰公何憾哉春秋高矣玉樹亭亭蘭茁其
芽矣雲霓沃壤疇釐未艾矣况保之百雉在卽
公在也保之頌聲存卽公存也繼體者青雲唾

手焚黃指顧間事耳公不朽矣又何憾哉東芻
非虔里言不文其曷足以誅公儻猶有忘年雅
意乎尙爲我勉焉而舉一觴

祭興縣孫比部文

袁鏘珩代

山川盤鬱風氣攸萃復餘積慶挺茲國器弱不
好弄耽情古處負笈霜寒鼓篋星曙時有世父
先我而鳴曷不勉旃以勵厥成爰及戊子迺捷
賢書雙珠聯璧齊鑣並驅南宮點額載上春官
乙未之役看花長安彤庭獻策萬言倚馬通籍

金閨縹組輦下俄遷中翰占名鳳池旬試梁州
桃李艷而以人事君 帝嘉乃庸俾擢民部用
佐司農南顧潯陽權務孔殷疇其眊之廷推維
君踰暮報政國課無負敢曰臣勞亦以追咎及
瓜而代督庾彭城白雲在天瞻望涕零是戒雙
車以迓二人薄言祿養載笑載嘯依依膝下追
隨板輿 皇恩覃敷珠璣象襦榮於所生則友
諸弟族大戶蕃閑之以禮宦游十載晉秩秋曹
雅志忠直雪履冰操昊天不憖殲我聖善匍匐

歸來擗踊徒跣勉襄大事以慰嚴父集蓼茹荼
予心則苦今夏之仲抱疴不起越茲冬杪將厝
蒿里余忝州守四历年所追維平昔夙托縞紵
嗟是永違能不潸然先期遣奠肅布几筵漆燈
馬鬣落日荒墳一尊不腆侑此蕪文